



21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

专题研究教材系列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修订本

JINDAI HANYU YANJIU GAIYAO

蒋绍愚 著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1 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
专题研究教材系列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修订本)

蒋绍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 蒋绍愚著. — 修订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21 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专题研究教材系列)

ISBN 978-7-301-28396-7

I. ①近… II. ①蒋… III. ①汉语—近代—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8568 号

- 书 名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修订本)
著作责任者 蒋绍愚 著
责任编辑 王铁军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396-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8.75 印张 501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修订本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对我说:北大中文系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方面力量都比较强,而近代汉语却没有人研究,应当补上。受命于朱德熙先生,我收集一些近代汉语研究的资料,在北大中文系开设“近代汉语研究”课,后来把讲稿整理成《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在1994年出版。那时,我自己对近代汉语研究得不多,书中主要是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介绍,所以书名叫《概况》。后来,我在讲课中进一步补充资料,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在讲课时也讲了我自己的想法。在此基础上,在2005年,我出版了《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概要》保留了《概况》的部分内容,但改动和新增的内容不少,而且,更多了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转眼间又十年过去,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向我提出修订的建议。我觉得这十年间近代汉语的研究又有不小的进展,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也有改变。所以,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动手加以修订。

这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了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一是改变了我原来的一些看法。全书各章节都作了修改和增加,主要的修订有:第二章第一节“近代汉语资料简介”增加了域外的汉语研究资料。第三章第五节“近代汉语的共同语”做了较大的修改。第四章(语法)和第五章(词汇)修改和增加的幅度最大。第四章第二节“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中关于“了₁”和“着”语法化的过程提出了我新的看法,关于“了₂”产生的时代采纳了其他研究者的意见;第三节“述补结构”吸取其他研究者的意见,认为述补结构产生的时代可以提前到东汉;第四节“处置式”增加了对处置和使役关系的讨论;第五节“近代汉语的被动式”对从使役到被动的问题引述了其他研究者的意见,对我原来的看法作了补充和修改。第五章第二节“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增加了语言接触对词汇的影响,第三节“近年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进展”是新增的。全书的修订大约有三分之一。

《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孙锡信主编、杨永龙副主编)是本书

第四章(语法部分)修订的重要参考。此书收集了2010年前的中古和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且作了很好的评论。《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一新)对本书第五章(词汇部分)的修订也有很大帮助。谨向两书的作者致谢。《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出版后,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曾细校一遍,指出一些错误,这在《概要》2008年第三次印刷时已经改正。最近,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也把《概要》的勘误表寄给我,其中也指出一些内容上的不妥之处,我在这次修订时也都加以改正。我对这两位帮助非常感谢。我也很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汉语及语言学编辑部推动此书的修订;感谢责任编辑王铁军、张弘泓,他们在书稿的编辑出版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

近代汉语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很多问题上都不断地深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作为一部教材,无论是谈别人的研究成果还是谈自己的看法,都只能说一个大概,无法像学术论文那样充分展开。读者或研究者如果对某个问题有兴趣,还需要看有关的文章。书中的观点、内容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出,我愿意继续学习和思考。

这次修订,我还是花了不少力气。但既然是修订,就不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框架。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后出转精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我希望年富力强的学者能写出一部更新、更好的近代汉语研究的教材。到那时,我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就完成任务了。

蒋绍愚

201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近代汉语	1
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近代汉语	8
第三节 近代汉语研究的现状	13
第二章 近代汉语研究的资料	18
第一节 近代汉语资料简介	18
一 唐五代	19
二 宋代(附金代)	21
三 元代	23
四 明代	25
五 域外资料	27
第二节 语言资料的鉴别	29
第三节 语言资料的分析	34
第三章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37
第一节 唐五代语音的研究	37
一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	37
二 唐代声调的研究	51
三 唐五代西北方言和现代方言	54
四 小结	56
第二节 宋代语音的研究	60
一 《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研究	60
二 朱熹反切研究	73
三 小结	79
第三节 元代语音的研究	82
一 《中原音韵》研究	82

二	《中原雅音》研究	97
三	小结	101
第四节	明代语音的研究	103
一	《韵略易通》《等韵图经》《韵略汇通》研究	104
二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的汉朝对音	109
三	《西儒耳目资》研究	115
第五节	近代汉语的共同语	120
第四章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133
第一节	近代汉语的代词	133
一	人称代词	133
二	指示代词	147
三	疑问代词	150
第二节	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	162
一	了	162
二	着	184
三	“底”“地”和“的”	193
第三节	述补结构	211
一	动结式	211
二	带“得”的述补结构	231
第四节	处置式	244
一	处置式的产生和类型	244
二	处置式形成的途径	264
三	从表处置到表致使 ——“把/将”字句功能的历史发展	276
第五节	近代汉语的被动式	287
一	“被”字句	287
二	“吃”字句	299
三	“教(叫)”字句和“给”字句	301
四	小结	313
第六节	近代汉语的语气词	317
一	啊	317
二	吗	319

三	呢(那、哩)	326
四	也	332
第五章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335
第一节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335
一	20世纪以前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335
二	20世纪以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344
三	国外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349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	352
第三节	近年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进展	380
第六章	作品的断代和方言成分的考察	405
第一节	作品的断代	405
第二节	方言成分的考察	430
一	西游记	430
二	金瓶梅	435
三	红楼梦	439
四	儒林外史	44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什么是近代汉语

1.1.1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近代汉语的研究迅速发展,曾被称为“异军突起”。随着研究的进展,“近代汉语”这个名词也慢慢为人们所熟悉。只要是研究汉语或学习汉语的人都已经知道,“近代汉语”不是指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的汉语。但是,究竟什么时代是近代汉语的开端?什么时代是近代汉语的结束?这个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并不一致。在一段时间内,关于“近代汉语”的起讫时代,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在这本书的开头,首先要把这个问题作一交代。这要从汉语史的分期说起。

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汉语的发展变化,汉语的历史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期。但对于汉语史的分期,各个学者不尽相同。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提出的分期。

(一) 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 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 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 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见《王力文集》第九卷,第48页)

国外汉学家也对汉语史的分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比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认为《诗经》以前是太古汉语(le proto-chinois),《诗经》以后到东汉是上古汉语(le chinois archaïque),六朝到唐是中古汉语(l'ancien chinois),宋代是近古汉语(le chinois moyen),元明是老官话(le vieux mandarin)(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

日本汉学家一般把汉以前称为“上古”，把六朝至唐末称为“中古”或“中世”，把宋元明称为“近世”，把清代称为“近代”。

吕叔湘先生的意见和上述意见不大一样。他说：

什么是近代汉语？这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这以后分为两个时期。可是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影响。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于如实的反映口语。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他又说：

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近代汉语读本·序》）

1.1.2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全面地讨论汉语史的分期，而只想谈谈有关“近代汉语”的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史的分期不取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而取决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比如，1949年前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历史上显然应该分为两个时期。但在此前后汉语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都属于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因此，我们所说的“近代汉语”，也绝不是指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使用的汉语。

那么“近代汉语”应该是指什么时期的汉语呢？这里首先要涉及的一

个问题是“近代汉语”是否包括现代汉语在内,或者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整个汉语史是“二分”还是“三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吕叔湘先生“二分”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大体上说,汉语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而“白话”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从唐代开始,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基本词汇就逐步形成,吕先生说“它(现代汉语)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拿现代汉语和唐宋元明清的语言比较,都会有些不同,这并不奇怪,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如果因为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有所不同,就把这些阶段都分成不同的时期,那汉语就会有多个时期,这样的划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20—21世纪,当然首先要研究20—21世纪的汉语(现代汉语)。但是从汉语的发展史来看,这并不成为把现代汉语单独划分为一个时期的理由。如果再过500年,回过头来看,大概会觉得20—21世纪的汉语和元代的汉语、明代的汉语一样,有发展有差别,但是没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20—21世纪的汉语,和13—14世纪(元代)的汉语、14—17世纪(明代)的汉语等一样,只是7世纪(唐代)以后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

但话又说回来。也许500年后会把20—21(或18—21)世纪的汉语看作7世纪以后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我们生活在20—21世纪,理所当然地要特别重视20—21世纪的汉语,即现代汉语。现在13亿中国人都在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中国的少数民族也要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现代汉语。所以把现代汉语分出来,作为和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并列的一个阶段,加强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是有理由、有必要的。把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作为两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各有侧重,这样也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提倡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研究能够在各有侧重的基础上互相打通,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除了上述理由以外,我们把“近代汉语”看作一个介于“古代汉语”^①和“现代汉语”之间并和它们鼎足而三的历史时期,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如果采用“二分”法,把“近代汉语”看作一个继“古代汉语”之后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时期,而“现代汉语”只是这个时期的第二阶段,那么,对

^① 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古代汉语”,现在通常又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个阶段。

于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即“古代汉语”之后,“现代汉语”之前的那个历史阶段),就没有专用的术语来加以指称。以往对“古代汉语”(主要是上古汉语,即先秦和西汉的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唯独对中间那一段的研究比较薄弱。现在,对中间那一段汉语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而研究者往往把那一段的汉语称之为“近代汉语”,尽管各人心目中对“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的认识并不统一,但绝大多数人所说的“近代汉语”不包括现代汉语在内,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为什么多数研究者都喜欢在“三分法”的意义上使用“近代汉语”这一名词呢?从消极方面来看,不这样做,那“中间一段”汉语史就缺乏一个专有名称;从积极方面看,单把那“中间一段”汉语史称为“近代汉语”,就使“近代汉语”的研究范围更加集中,研究目标更加明确。反之,如果按二分法的意义来使用“近代汉语”这个名词,那么当讨论到“近代汉语语法”“近代汉语语音”时,就应当把唐宋以来直到现代汉语的语法或语音都包括在内了。

1.1.3 我们倾向于采用“三分法”,并不是忽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前面已经说过,如果用“文言”和“白话”作为分界,那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属于“白话”这个系统的。近代汉语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那些使得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诸要素,绝大多数在这个时期中先后出现,并且在这个时期中发展、定型;等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系统形成,这个时期就告终结。

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在讨论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时,不应该泛泛而谈,而应该始终把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这种密切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什么时候汉语中出现了较多古代汉语所无、现代汉语所有的语法、语音、词汇的新要素,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上限。什么时候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系统开始变得和现代汉语基本一致了,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下限。

但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原则确定了,具体做起来,还会遇到许多困难。

困难之一是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中国古代的书面语,直到“五四”以前,一直是文言文占着统治地位。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汉语史的分期,必须根据口语的状况。但历史上口语的状况,我们又只能通过那些反映口语的书面语来了解。“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的揣摩它是如何的代表当时的语言罢了”(高名凯《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

分》)。而这“揣摩”的工作就不很容易。比如,敦煌变文和宋人话本都是重要的白话资料,但敦煌变文多半是文白夹杂,而宋人话本基本上是白话。后者反映当时的口语是没有疑问的,但前者的文白夹杂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正处在一种过渡时期呢,还是由于摆脱不了前一时期书面语言的影响所致?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会牵涉到对晚唐五代时口语状况的看法,从而也牵涉到近代汉语的上限。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语还是从文言到古白话的过渡阶段,那么近代汉语的上限就要推迟到宋代;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语基本上已是古白话,那么近代汉语的上限可提前到晚唐五代。

困难之二是语法、语音、词汇的发展变化不同步。因此在分期问题上,主要着眼于语音和主要着眼于语法词汇,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差异。比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近代汉语的特点是:(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m韵尾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主要是着眼于语音的。而上引吕叔湘先生关于近代汉语的论述,主要是从语法和词汇的角度来谈的。这也是这两位著名学者对于“近代汉语”上限的看法不同的原因之一。

正如汉语史的“二分”和“三分”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一样,“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问题也还可以继续讨论。我们现在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真正科学的结论,是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但是,既然要开展对近代汉语的深入研究,总要大致划分一下近代汉语的时期。所以,我们不妨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体确定一下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

先说上限。吕叔湘先生主要根据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中的白话成分,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为晚唐五代。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尽管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多数还是文白夹杂,但“文”的部分主要是受古代汉语书面语的影响。正如苏联汉学家C. E. 雅洪托夫在《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译文载《语文研究》1986年第4期)中所说的:“我们在变文中找到了几乎所有列入我们清单(见表一)的近代汉语语素”,“还有很多另外的近代汉语虚字”。只是“变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献人为地‘文言化’,用它们的上古汉语同义词替换口语词”。这就说明晚唐五代时的口语已经是古白话,或者说,当时口语的语法、词汇方面已经有不少要素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现代汉语)相同了。

但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到:这些语法、词汇方面的新的要素,有不少在变文之前就已出现,只是在变文以前的文献资料中它们是零星地存在,

不如在变文中那么集中罢了。比如处置式(“把”字句)、代词“你”“他”“这”“那”“是勿”(后来写作“什么”)“争”、助词“底”(后来写作“的”)、语气词“无”(后来写作“吗”)等,都产生于唐代初期或中期(均见第四章)。所以,从语法、词汇方面看,近代汉语的上限或许可以提前到唐代初年。

从语音方面看,新要素的出现要晚一些。王力先生所说的那三项语音变化,只有浊音清化在晚唐五代已经开始,而入声的消失在晚唐五代还只是微露朕兆,-m尾的消失除个别方言例证外,在晚唐五代还看不到确凿的例证。但从总体上看,晚唐五代可以看作近代音发展的起点。正如周祖谟先生在《变文押韵和唐代语音》一文所说:“现在北方话的韵母系统就是在这二十三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研究普通话语音发展的历史,不能不以此为起点。”如果把语音和语法综合起来看,那么,比较慎重的说法是:近代汉语的上限是晚唐五代。

再说下限。从反映口语的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来看,清代乾隆年间写成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语言已基本上和现代汉语一样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对明清五部小说作过统计,结论是“为因”“甚”“兀”等明代白话小说中使用的词语在《红楼梦》中已经消失,而将近30种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词语和格式在《红楼梦》中都已出现(见B. Karlgren, *New Excursions on Chinese Grammar*, BMFEA 24, 1952)。正因为《红楼梦》的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大体一致,所以王力先生才能用《红楼梦》为主要语言材料来写成《中国现代语法》。语音方面,明末的《正音掇言》和清初的《五方元音》反映出当时的语音系统已和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基本一致,只有一个主要的差异:当时的[tsi]和[ki]还没有变成[tei][参见唐作藩《正音掇言的韵母系统》(《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陆志韦《记五方元音》(《燕京学报》第34期),龙庄伟《五方元音音系研究》(《语言研究》1989年第11期)]。而在乾隆八年成书的《圆音正考》反映出当时不少人口中[tsi][ki]都已变成[tei],这就说明在18世纪中期,近代汉语音与现代汉语音最后一个主要的差异也已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把近代汉语的下限定为18世纪中期,或者粗略一点说,定在清初。

袁宾(1987)提出:汉语的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和交替重叠部分组成,南宋、元、明、清是近代汉语的主干,但近代汉语研究不限于这个时期,可以上下推延几个世纪。这个想法,对于近代汉语研究来说是适用的。实际上,在近代汉语研究中,无论是溯源还是讨流,都超出了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这个时间范围。因为上下限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大体划分,实际

上语言的演变是不能用分期的上下限来割断的。特别是清初到 19 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不少近代汉语的研究者对此也十分关注,通常也把《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列入近代汉语研究的范围。

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近代汉语

1.2.1 研究近代汉语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首先是为了弄清近代汉语的面貌,以便更好地了解用近代汉语写的各种作品。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要了解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就必须懂得这个时期的语言。要读懂先秦两汉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懂得古代汉语;要读懂现代中国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懂得现代汉语;同样,要读懂唐宋直至清初的接近口语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懂得近代汉语。为此,就要对近代汉语进行研究。

但在这方面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用白话写的小说戏曲不像用文言写的作品那样难懂,没有学过近代汉语的也能阅读,所以研究近代汉语的实用价值不如研究古代汉语大。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诚然,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同属白话系统,相同之处比较多,所以,对于一个已经掌握现代汉语的读者来说,要看懂《水浒》《金瓶梅》之类的白话小说的故事梗概并不难。但即使是这些小说,要真正弄懂其中一些词语的意义却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必要编纂《水浒词典》《金瓶梅词典》。元曲要真正读懂,就比《水浒》《金瓶梅》更难些。何况用近代汉语写的文献,体裁不限于小说戏曲,时代也不限于元明,有一些用近代汉语写的作品并不是很好读的。下面我们从敦煌文书、《朱子语类》、《原本老乞大》和《老乞大谚解》中各选一段文章,试着来读一读。

燕子赋

仲春二月,双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东西步度,南北占详。但避将军太岁,自然得福无殃。取高头之规,垒泥作窟,上攀梁使,藉草为床。安不离危,不巢于翠幕;卜胜而处,遂托弘梁。铺置才了,暂往坻塘。乃有黄雀,头脑峻削,倚街傍巷,为强凌弱,睹燕不在,入来皎掠。见他宅舍鲜净,便即穴白占着。妇儿男女,共为欢乐,自夸楼窠,得伊造作。“耕田人打兔,蹠履人吃臃”,古语分明,果然不错。硬努拳头,偏脱胳膊,燕若入来,把棒撩脚。伊且单身独手,喽我

阿莽夔斫。更被唇口啜嚙，与你到头尿却。”言语未定，燕子即回，踏地叫唤。雀儿出来，不问好恶，拔拳即差。左推右耸，剜耳掴腮。儿捻拽脚，如下口馊。燕子被打，可笑尸骸。头不能举，眼不能开。夫妻相对，气咽声哀。“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罹鸟灾？”

朱子语类(卷一二〇)

先生问尧卿：“近看道理，所得如何？”曰：“日用间有些著落，不似从前走作。”曰：“此语亦是鹤突，须是端的见得是如何。譬如饮食须见那个是好吃，那个滋味是如何，不成说道都好吃。”问尧卿：“今日看甚书？”曰：“只与安卿较量下学处。”曰：“不须比安卿。公年高，且据见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后生有精力，日子长，尽可闹着步去。”

.....

通老问：“孟子说‘浩然之气’，如何是‘浩然之气’？”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数日，只消把《孟子》白去熟读，他逐句自解一句，自家只排句读将去，自见得分明，却好来商量。若蓦地问后，待与说将去，也徒然。康节学于穆伯长，每有扣请，必曰：‘愿开其端，勿尽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寻讨得出来，直是别。”

原本老乞大

哥哥，先吃一盞。哥哥，受礼。你敢年纪大，怎么受礼？哥哥你贵寿？小人年纪三十五岁。小人才三十二也。哥哥，你年纪大，受礼。小人虽年纪大，怎么便受礼？咱每都起来，大家容易。那般者，教你受礼，坚执不肯。满饮一盞，休留酒底。咱每都休讲礼，吃一盞酒。吃了酒也，回了酒钱去来。量酒，来回钞。兀的二两半钞，贴五钱来。哥哥，与一张儿好的，这钱无了字儿，怎么使的？这钞嫌甚么？字儿、伯儿分明都有，怎么使不得？你不识钞时，教别人看去。我怎么不识钞？索甚么教别人看去？换钞不折本，你自别换一张儿便是也。索甚么合口？这量酒也缠的坏了，阿的般钞使不得？兀的一个一两半，一个五钱将去。这一两半也昏。你却休谎，恰早来吃饭处贴将来的钞。尽教，胡留下者，便使不得也罢。你要那话怎么？使不得呵，你肯要那？